

陆宗达文字学讲义

LUZONGDA WENZIXUE
JIANGYI

陆宗达 © 著
郁亚馨 赵 芳 整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陆宗达文字学讲义

LUZONGDA WENZIXUE
JIANGYI

陆宗达 © 著

郁亚馨 赵 芳 整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陆宗达文字学讲义 / 陆宗达著, 郁亚馨, 赵芳整理.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303-17149-1

I. ①陆… II. ①郁… III. ①汉字—文字学
IV. ①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0864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邮箱 gaojiao@bnupg.com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55 mm × 235 mm

印张: 10.5

字数: 156 千字

版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策划编辑: 赵月华

责任编辑: 王 强 于 乐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陈 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前 言

本书系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陆宗达先生（1905—1988）于1957年为我班（中文系第一期汉语研究班）讲授的文字学讲义（笔记）。

先生是黄侃的弟子，一生致力于《说文解字》的研究，师承章炳麟（太炎）、黄侃（季刚）之学说，师古不泥古，创新不畔（通叛）规，在继承的基础上予以发扬光大。

本书充分地体现了先生学识之博大精深。书中观点明确趋新，资料丰富精辟，求证翔实可靠。每一例证，先生都经过反复推敲，考以声韵，征之以经典文献，汇通古今文字，甚至旁综方言土语。本书可谓语言文学中之瑰宝，弥足珍贵。

至于先生为何以十四卷下为教材蓝本之一，现已无方解惑，然而，先生运用“攻其一点，以及其余，举一反三”之教学内容及方法，引导学生攻研《说文》，则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

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曾出版过《说文解字通论》、《训诂简论》、《训诂研究》等著作，来哲请参阅。《训诂学简论》出版拖延长达5年，先生在课堂上长叹一声，“若早知道这么长时间（才出版），我又可以多写许多内容了！”嗟呼！人已不在，言犹在耳。

“附录”中黎锦熙先生的文章，是50年代初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我国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原始档案，也是汉语语言史上重要的文献资料之一。

本讲义经过校对、整理、编排纲目，确实付出了一番艰苦努力。但因人单势孤，水平有限，牵强、不尽如人意、讹误之处，在所难免，希读者见谅。

郁亚馨
2011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古文字学和《说文解字》不同	1
一、关于钟鼎文与甲骨文	1
二、关于《说文解字》	2
第二节 《说文解字》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不朽名著	3
一、介绍《说文解字》	3
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	4
三、章、黄之学说	6
第二章 《说文解字·叙》	10
第一节 开头到“居德则忌也”	12
一、八卦与文字	12
二、分理别异是造字的重要规律	14
三、词语诠释	16
第二节 从“仓颉之初作书”到“令长是也”	16
一、“文”和“字”不是同时的东西	16
二、词语诠释	18
三、六书	19
第三节 从“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到“岂不悖哉”	27
一、说明文字发展的历史	27
二、词语诠释	30

第四节 “书曰”到结尾	35
一、写作《说文解字》的要旨	35
二、词语诠释	35
第三章 《说文解字》卷十四下	37
第一节 “𠂔”部的字及与之相关联的字	37
第二节 从𠂔部到申部的字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字	67
一、𠂔部、众部、四部的字及与之相关联的字	67
二、𠂔部、五部及与之相关联的字	72
三、甲部、乙部、丁部、戊部的字及与之相关联的字	74
四、巴部、庚部、辛部的字及与之相关联的字	78
五、癸部、壬部、癸部、子部的字及与之相关联的字	83
六、了部的字及与之相关联的字	92
七、弄部、𠂔部、丑部、寅部的字及与之相关联的字	94
八、卯部、辰部、巳部、午部、未部的字及与之相关联的字	100
九、申部的字及与之相关联的字	107
第三节 酉部的字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字	112
第四节 酉部、戌部、亥部的字及与之相关联的字	135
附 录	141
一、《说文解字》辅导笔记	141
二、唐兰先生讲座	144
三、语音学	148
四、问题解答	151
五、汉语拼音方案字母科学体系表（黎锦熙拟）	155
后 记	159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古文字学和《说文解字》不同

一、关于钟鼎文与甲骨文

二者可以说是两个学派，因肯定的对象不同，研究的方法也不同，古文字学研究的对象是钟鼎文和甲骨文，钟鼎文的研究始于宋。《说文解字》里提到，以后也有人提到，应如何解释。

第一，研究钟鼎文与拓本发明有关，毡（音塔）墨始于六朝，以前没有毡墨，故钟鼎流传不广。

第二，钟鼎在内阁，民间流传则没有。看见钟鼎的人很少，宋人研究者主要有三人：杨南仲、欧阳修、刘原父。宋有一书叫《籀史》，翟耆年撰，是为了研究文学；刘原父有《先秦古器记》，其研究目的即所谓“礼家明其制度”；宋吕大临有《考古图》，其研究目的即所谓“小学明其文字”；薛尚功有《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其目的是为了研究古代历史。至元、明、清衰落，到清末才有一班人研究，如阮元、吴大澂等继续研究，后世研究者大多类似宋朝三家。

甲骨文的发现是在1899年。王懿荣发现从药店买回的药中有一味叫“龙骨”的其上有字，这才开始发现甲骨文，询问药铺“龙骨”买来的地点，才知是河南安阳小屯村。后遂收买并加以研究，认为是殷代甲骨文。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王懿荣遇难，刘鹗得王之甲骨（刘是王的门人，发现甲骨是他们二人），携至上海后出版《铁

云藏龟》，共收甲骨 1058 片。后来孙诒让又出《契文举例》，由此才开始研究甲骨文，证明甲骨文、钟鼎文是最古的文字，是商周系文字。甲骨文的发现，给殷代补出了好些祖先。

二、关于《说文解字》

《说文》研究的对象是历史的书面语言，所以叫文献学。我们认为《说文》是说“六经”中收的字，但“六经”以外也有，如《老子》中“盅”字是用《老子》的话解释的，还有《墨子》、《楚辞》、《韩非子》、《孟子》、《司马法》、扬雄的赋等。可见《说文》是汉以前的书面语言的完全采纳，因为它根据的书面语言最早的是“六经”，它是靠完整的书面语言来讲的。

《说文》研究的方法是为解决语言问题，不是单纯研究形体，更重要的是研究字声和字义。所以章太炎曾反对“文字学”的提法，主张“文字声音训诂之学”，因为它是从说话的语言中抽出来的，语言最重要的是讲声音、意义与文字如何结合，因为是解决语言问题，常常是解释古书。《说文》中，一是文字，一是说解，说解里除意义和形体外有“读若”，是许慎给下的读音，段玉裁说为读声。其实有二义：一是读音；一是说明文字的发展，如“亼”读若“集”，证明“集”就是“亼”。“𡗗”读若“傲”。实则“亼”与“集”、“𡗗”与“傲”同义，故证明文字的废兴问题。

“𡗗”：有所治也，读若“猥”；又“猥”：齧也。《国语》有“猥田”，现分为“垦”、“啃”。“𡗗”：击也，读若“扣”；又“扣”：牵马也，《论语》有“以杖扣其胫”。说明文字书写上有变化。

“𡗗”：熟肉酱，读若“𡗗”；“𡗗”：鸟名，叫“𡗗”。书面语言新旧的“旧”亦为“𡗗”。“𡗗”书经常写新旧的“旧”为鸟名的“𡗗”，《说文》认为新旧的“旧”古为“𡗗”。

“𡗗”：本是“𡗗”，以日晒肉，可训肉，可训长。“脩”：肉脯、干肉，可训长，熟肉酱实际上是腊肉酱，可训旧。

“𡗗”：读若“杜”。

《说文》是由语言中抽象出声音、意义、形体，结合在一起再去研究的。《说文》的研究历史很长，历代对它有所补充。有人反对古文字学，如章太炎《国故论衡》中的“理惑论”，提出很多理由来反对。认为研究古文字学没多大用，研究之后不能认字。他的学生黄侃认为研究《说文》之后才能研究古文字学，这个道路是正确的。下面还要重点介绍《说文解字》。

第二节 《说文解字》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不朽名著

一、介绍《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这部文献学的巨著，系东汉许慎所撰。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漯河市召陵区）人。他为了准确解释六艺群书，对汉民族语言的文字、声音、训诂做了相当科学的研究，编写了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说文解字》。这部巨著之问世，为汉民族语言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编书始自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到安帝建光元年（121），花费了他半生的心血，被誉为“五经无双许叔重”。他于病中遣其子许冲进上。至于他写书的目的和内容，许冲在《上〈说文解字〉表》中说得十分清楚：

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本从逵受古学。盖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皆载。

为了对词义作出准确的解释，《说文》引六艺群书40余种，

博问通人引诸家说解 30 多种，创立了汉民族风格的语言学。《说文》研究的对象，是周秦的书面语言，研究的内容是文字、声音、训诂，所以被称为“文字声音训诂之学”，成为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

在文字方面，《说文》搜集了“文” 9353 字，“重文” 1163 字，共 10516 字，并且把这些字分为 540 部，“分部别居”，“据形系联”，成为有系统的编字法。

在训诂方面，作者曾“博问通人，考之于逵”，引用了刘歆、郑兴、杜林、卫宏、班固、徐巡等著名训诂学者的说法，并在总结汉代训诂学家成就的基础上，依据经典名文，仔细揣摩语义，从生动的语言实际中，概括归纳，确定了每个字的解释，形成了有体系的字义说解。

在声音方面，首先，《说文》从字义的分析上建立了一整套形声系统；其次，在字义的解释上贯彻“声义相依”的原则，来说明语义的由来。另外，又用“读若”的方法去注音，在注音中还有意识地阐明了文字的分化和用字的通假。

正是由于《说文》的内容如此丰富，所以有人认为它是“前代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与《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杂乱无章之体例，不可道里计”（见《说文解字·叙》段玉裁注）。

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

原为 500 卷，后缩成 30 卷，艰深难看。

（一）优点

第一，形义互释。《说文》解释一个形体要和意义互相结合起来。“从某”是指形体，“某也”是指意义。意义和形体不是随便下的，是根据许多书面语言归纳出来的，是从具体语言中抽象出来的。“所”：二斤也，从二斤（十四，上）。这很不简单。形体是“质”字，系指“斧质”。小徐的音切得对，“质、垫”、“斧、砍”。为什么叫“质”，其来源无人讲过，汉朝张衡讲数学“立方日质”，这可证明是立方形的东西，所以

柱子底下的也叫“质”，抵押也是“质”。为什么从“二斤”，因为“斤”是斧子，最早的写法是，后改为，说文作，两斧相叠为一立方形，是“质”也，故从二斤。所以说“许”是说字，“段”是解释经典。冯桂芬把所根据的书做了考证，写成《说文段注考证》。在考证中，有很多很简单，其实引线很多的字，又段注注意由本义到引申义。

“取”（𠂔）：积也；“最”（𠂔×ㄟ）：犯而取也。到六朝时二者合为一个字，“犯而取”的意义，《说文》中取消了，只作“积”解。后来就只有“最”字，汉朝刘歆给扬雄书有“最目”（由多数而总括出来的叫“最目”），这是第一次用“最”字，其意义是由“取”来的，实系“取目”。后来“最殿”、“攻槐里好时最”的“最”都系“取”。“最”：括也。由此产生今天作副词的“最”，是从大多数中比较来的，讲字的形义常由本义讲到引申义，这对我们将来讲词义帮助很大。

第二，乾、嘉时期研究语言的方法是音义结合的，戴东原（戴震）在《转语二十章序》中有16字：“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释大》都是以声释义，段注也是如此。

“尗”（豆）：豆也，按形，豆是。“尗”，草也，“尗”段认为是根据声音演变作训，汉朝以前吃的“豆”全叫“尗”。《诗经》多说“菽”，到《战国策》才有“非麦即豆”，《史记》作“非麦而菽”。“俶，淑”善也，透也。《尔雅》“俶”：始也，读“头”，与“头”有关。

第三，研究形体上，反映社会制度，解释详尽、扼要。

（二）缺点

第一，好根据旁的书来引证，改《说文》，但旁的书引证《说文》的文字有时也不足为凭，所以有时改得非常错误。如“妃”配省声、配名，“王”改为“玉”加点。有些引证《说文》的书不一定可靠。如慧琳《一切经音义》一书，引《说文》“变”，其实《说文》无此字（今版有“變”字，卷三下）。又如吕忱的《字林》也有人叫它《说文》，因此古人所

说的《说文》这个名字，不一定是指许氏的《说文》。故此，段氏引其他的书中谈到的《说文》时就不免发生错误。又如《史篇》原指大篆，《仓颉》原指小篆。扬雄说：“《史篇》莫善于《仓颉》。”（扬雄把二者混为一谈）根据这个引证来证明《说文》有毛病，古人常有使引证的东西迁就已意的现象。段注出版后，有“段注说文注修”。

第二，段氏是讲古音很著名的人，他发现“支”、“脂”之分别，对古韵有很大贡献，但他维护十七部韵之说，他不懂什么是“双声”，只限于他的十七部韵，在《说文》中讲音的问题有时不对，在利用声上不及《广雅疏证》，在词义变化上双声线索比韵部关系大。

第三，对于语言整个系统性，没提到语言学上来，所反映的社会制度是片面的。

三、章、黄之学说

（一）章炳麟

章炳麟（1869—1936），号太炎，近代民主革命家、语言学家，著有《新方言》、《文始》、《小敦答问》等。他在著作中，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太炎先生最主要的著作是《文始》，这部著作中所用的研究方法是声音和意义贯穿起来统率形体。按语言的发展规律来研究，他先定一个语基（语根），先定一个字为语言的根源（初文）。对于语言的发展，他提出：第一是变易，音义相讎谓之变易（讎：同也），这是根据郑玄的《周礼》注：“资”、“齏”同耳。其字以“齐”、“次”为声，从“贝”变易（这是指文字由少变多）。第二是孳乳，义自音衍谓之孳乳（衍：变化也）。“孳乳”这个名词是根据《说文叙》来的：“言孳乳而浸多也。”他假定了许多初文（语根），以音的系统来研究义的变化。以音贯穿意义，用形、音、义相结合的方法（以声音来贯穿形体和意义），不是零碎的，是有系统的，这比段是进了一大步。

1. 变易

这里分三部分说。

在《说文》中每一部后有“重文”，如“上”可写为“二、上、𠂔”；“中”可写为“中、𠂔、𠂔”，这是第一类，字形有简单的变化。

第二类中现在已不是“重文”了，而《说文》中是“重文”，如“凝、冰”《说文》中都是“凝”，《说文》的“冰”是“𣎵”；“求、裘”《说文》中全是皮袄的意思；“抗、杭”《说文》中是一个字，全是“抗”；“凤、朋、鹏”《说文》中全是“凤”，现在是三个。（这些是《说文》中已经启示的“变易”条件，章先生再深入研究）

在《说文》中还有不认为是“重文”的，而实际是重文。最先研究的是王筠《说文释例》中的一篇文章《异部重文说》，如“𠂔”、“算”、“筭”。到太炎先生更扩大研究，如“天”：顛也，是同声训诂，同字为训；“𠂔”：誰也，就是“喜鹊”的“鹊”，这在《说文》中“𠂔”、“誰”是重文，（古人将鞋称“誰”的原因是鞋是“𠂔形”）；“𠂔”：𠂔也，也认为是重文。太炎先生认为“天”：顛也，也是重文，是根据《易经》“其人天且劓”、《山海经》“刑天”，因此他证明“天”、“顛”是重文，是变易。在《诗经》中“天”念两个音：一和“人、年”押韵，一和“平”同韵，“顶”、“题”也是和“天”同字，认为是变易的关系。他扩大了重文的范围，纠正了《说文》的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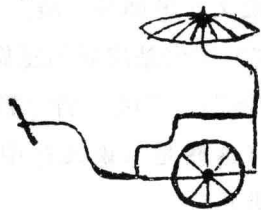
2. 孳乳

也是由《说文》扩大出来的。

《说文》中解释语源也用声音来解释，如“繫”：门内祭先祖所以彷徨。古人祭祀先“索祭”，就是先追索先祖在什么地方。“繫”就是“索祭”。先祖常走的地方是“门”，故“门内祭”。《尔雅》称庙门曰“繫”。《说文》中孳乳的例子很多，尤其是谈到“名目”的时候，追求名字的来源。如“璫”：禾之赤苗谓之“藁”，言璫玉色如之。“禺”：母猴也。“禺”古音猴，

“母”大也，马猴一类。《史记·封禅书》：“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古时认为“禺”像人，《说文》“猗”：桐人也。“寓”寄也，“禺”像人，故有把真像寄托到那儿的意思。“遇”：逢也。他说这些是孳乳，意义不全相等但有关联。

“𡗗”侧狡切 (tsǎu)，兽的趾叫“爪”，古时的车有盖，如“骚”：车盖玉骚，“盖”伞形，形如“𡗗”，似人的五指伸开。



伞形的是“盖”，盖上的股是“骚”，像人手指叉开之形。

“骚”，搔痒都是很快的，因跳得快的也是，如“蚤”、“骚”繁乱，太炎先生认为这些都是孳乳。

“匚”：受物之器，读若方。许氏的意思有二：一是方圆之方，一是受物之器，《诗经》注中有“方，有之也”。“匱”，能放东西又是四方形的。古人盛食物之器有两种：一是“簠”，一是“簋”（𠔁×ㄟ）。《周礼》注：“方内簠，圆内簋”，《说文》说：“圆内簋，方内簠”，前人还有“外圆内方，外方内圆”等解释，章认为与古人“方”和“圆”的概念有关系，《周髀算经》说：“方数为典，以方出圆。”有方才有圆，圆出于方，圆出于方之后。

缺点：

第一，对双声还是按三十六个字母，舌齿音不分。

第二，韵的转变太宽。

第三，因为涉及太广，有的地方有附会之处。

(二) 黄侃

黄侃 (1886—1935)，字季刚，为章炳麟弟子，近代著名文字、音韵、训诂学家及文学家。平生批注的文字、文字学古籍及札记、讲义数百种，其中尤为重要的有大徐本《说文解字》批注、《尔雅》批注、《文选》评点、《十三经》白文校点、

《文心雕龙札记》、《黄侃论学杂著》（后两种已出版）。

其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继承清代乾嘉学派的成果，融会贯通，且有所发展，结束了顾炎武以来传统古音学的研究，成为清代古音学的殿后大师。

季刚先生尤致力于《说文解字》的研究，一生精力，尽萃于斯。

在我跟随季刚先生学习的那些年月里，他常常告诫我，一定要把《说文》、《尔雅》、《广韵》等小学专著研深研熟，而且把古代文献资料工作做好，50岁之前不要忙着写书。季刚先生勤奋刻苦，博览群书。不幸的是，他在自己规定的写书时间（50岁）的前一年——49岁竟早亡了。

季刚先生对老师章太炎先生十分敬佩。但他不是亦步亦趋地完全模仿老师，而是跟随着科学的新发展前进的。比如，太炎先生在治文字学时是不信金文、甲骨文的，并在《国故论衡·理惑论》中公开阐明过自己的这一观点。然而，季刚先生却积极地研学金文、甲骨文，主张用甲骨、钟鼎来驳正《说文》。他在给我的信中谈到治文字学的方法时说：“所言治文字学，私意宜分三期：一即古籀文，下至唐世所云文字学；二则宋世薛、吕、欧、赵、洪、三王、张之书；三乃近代钟鼎、甲骨之学耳。”

季刚先生在批注过的《说文》上，几乎每页都有金文、甲骨文对照《说文》之处。这使他在《说文》之学研究方面创出了一条新路，取得了前人没能有的成就。

第二章 《说文解字·叙》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异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

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

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徵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

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

俗儒黠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孰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